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九

鮑爾漢陰謀害堯樂

李郁塘

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老俄謀鮑爾漢主新

民國卅七年九月底，張治中應史達林之命，迫離駐新三位反俄將領——宋希濂上將、楊德亮中將、田子梅少將，先後調往他省後。迫不及待，就用函電向其保證人，也就是俄帝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，要求限期讓阿副主席等，早日重返省府，再度合作。但波米諾夫時過境遷，已將對張保證詞，忘得一乾二淨。當張的函電紛紛來到他的面前，就另找理由：指出阿副主席等之離迪返伊主因，乃是由於省府不聲不響的無故改組，突由麥斯武德出任省主席的緣故。於今麥氏仍然在位，他們怎能食言回任呢？如要敦促他們重返迪化，繼任原職的話，必須恢復你張任未改組時的原樣才行。這就是與共產黨開談判，打交道的後果。所謂保證也者，空口一句白話而已！張治中接得波某的回話後。知道再說無益。只好再作改組省府事宜。爲了改組後，不再橫生枝節，再找麻煩。對於繼任人選，不得不在事前，先徵得波米諾夫的同意；也就是史達林的認可。就此與波某展開函電磋商。起先波某要張重作馮婦。但張

治中深知重主省政，決不會有好結果。與其將來灰頭土臉於後，無如現在見機於先。竟以中國民間一句俗話：「好馬不吃回頭草」爲辭，逕予拒絕。於是張波二人幾度函電以後，最後同意以前任副主席，後任國民政府委員鮑爾漢，繼麥斯武德出任省主席。我們中國一省主席易人，竟然事前得向老毛子俄國人徵求同意？豈非天下怪事？而此種事，竟由張治中作出。

當時張治中在西北，正是一手可遮半邊天，紅的要發紫的時候。他要改組新疆省政府，誰也不敢提出異議。他要向行政院推荐繼任人選，行政院也得乖乖接受。何況當時推荐的新人，身在南京担任身價甚高的國府委員。因此行政院遂於是年十一月的院會中，通過以鮑爾漢繼麥斯武德出任新疆第九任省主席之職。如論鮑爾漢的出身，名義上雖係中國的歸化族，但其實質上是個不折不扣的老俄謀。於今新疆全省最高行政，竟由老俄謀來主持。其省政前途如何？雖未卜，也可知。

當鮑爾漢奉到行政院的任命狀後，即時辭去國府委員。於是年十二月過返迪化，籌組他的新

省府事宜。僅邀長官部秘書長劉孟純一人參與其事。籌組的結果，再創人事異動紀錄。於民國卅八年元月五日，在迪化省政府禮堂宣誓就職時，僅有省主席鮑爾漢與秘書長劉孟純算是新人，其他聽處都原盤未動。而伊方人員的官位，雖然照位留着，但已無人再來促駕？在鮑爾漢來說：阿合買提江在張任內，同居副座。如今自身居正，如讓阿某返任，不僅不易指揮，且更礙手礙腳。最好不回任爲宜。在史達林來說，鮑阿二人同是他的馬前卒，誰登高位都是一樣。一個槽上不宜拴上兩個叫驢，免得時時生吞唔，互抵力量。也不願阿等再返迪化。在張治中來說：有了鮑爾漢，既有擋俄箭牌，也有通史（達林）橋樑。進退自如，均有所依。何況鮑爾漢的俄國語文程度，都高過阿等多多。從此新疆就可息旗掩鼓不再生事。他在新疆佈下這顆棋子後，就可揣心一意，留在南京，爭取馬歇爾的歡心，與周恩來的好感！右左逢迎，好借美匪關係，來形成他在國內的第三勢力。

政局急變三件大事

民國卅八年元月五日，新疆省政府再度改組，由鮑爾漢繼任省主席以後。新疆大局果然從此風平浪靜，未再發生事端。但在國際與國內却相繼發生了幾件大事，其震撼力自然也影響到新疆。第一件大事：是美國總統杜魯門，愚不可及的接受了使華失敗特使馬歇爾的怨語偏言，發表對華白皮書，揚言不再軍經援助國民政府。先總統蔣公爲了忍辱圖國，只得打落牙齒和血吞，悄然宣佈引退下野，冀希國際時局好轉，重整我國反俄圍共大業，共維世界和平。不意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，不作此圖，反而下令停戰求和。以致民心士氣，大受打擊！影響反共抗俄大業至巨。相繼而來的第二件大事：是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，竟然由剿共而降共，作了洪承疇第二。就此讓毛酋順利進踞北平，由流氓而南面稱王，作了李闖第二。旋施魔術，打出所謂八項和平條款，想來玩弄李代總統。而李宗仁這時也鬼迷心竅，竟然入彀。當即指派三去延安，時任西北軍政長官的張治中，爲和談首席代表，率團前往北平去談和。

我國大局發展至此。俄酋史達林就知，在美俄兩國對政策，彼消己長的情勢下。中共席捲中國大陸，只是時間上的問題。但他要在中共政權正式問世之前，先將新疆攫爲己有，這是最好的良機。於是就密電俄帝派駐中共特派員佛拉第米洛夫，轉知毛酋，俄國政府今後要全力支援中共，很快奪到中國政權。並指示了未來發展方向：臨近共產祖國俄國接壤的北邊，可以採取不設防的政策，竟可大胆南進：如入印、侵緬、略泰、

以及赤化中南半島三國，任由中共去施爲。但有唯一條件，希望中共放棄新疆宗主權。將新疆更名爲「東土耳其斯坦」，變成外蒙第二。當時毛酋雖在北平沐猴而冠；尙未能全國稱王。能否達到唐宗漢武的宿願？還得依靠史達林的援助程度來決定。爲了早日彎弓射得大鵬。只得向佛拉第米洛夫滿口答應。

當史魔頭獲得佛拉第米洛夫的回電以後，就眉開口笑，內心大喜！他多年想攫新疆的宿願，眼看就可得償。不過在他心目中，新疆境內還有一塊絆足石存在。非得先設法，將這塊絆足石除去，才能順利將新疆攫爲己有。而這塊絆足石不是別人，就是反共抗俄硬漢樂博士。因堯氏是土生土長於新疆維吾爾族的領袖人物。一向主張漢族是老大哥，維族是小老弟。其同爲構成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地位，絕無二致。尤以反對俄帝吞新，爲他終身職志。如此人不除，誰想攫走新疆，都不可能。於是就電令鮑爾漢，要利用省主席的身份與地位，相機設法將他的「眼中釘，肉中刺」，要在不聲不響，不痛不癢的情況下，予以除去。換句話說：除堯要除的乾淨俐落，事成之後，既不宜牽連到你鮑爾漢，也不能拖涉到我史達林。

鮑某思除堯樂博士

鮑爾漢接得史魔密電後，前思後想，除堯的辦法，不外明除與暗殺兩途。如取後者，必需收買刺客，潛往哈密去行刺。但有困難，第一在新疆境內，物色此種俠客式的人物不易。第二堯氏是哈密區民選專員，甚獲各族居民的擁戴與愛護

，刺客入境，不易隱藏，偶一不慎，就會露出馬脚。也就犯了史達林指示的大忌。當然不能採取，只好放棄暗殺之途。至於明除，先不能在哈密施爲，必需設法調虎離山，才有下手機會。如能將堯氏誘騙到南疆的深山中，或戈壁灘上，製造一件偶發事件，就可達到目的。屆時省政府開個因公殉職的擴大追悼會，來一式老貓哭老鼠——假慈悲一場，就可遮蓋的天衣無縫，掩盡新疆人的耳目。但施調虎離山之計，必需具備正大的理由，與官冕的名堂，才能打動堯氏離鄉之心，與不啓疑竇之念才行。鮑爾漢顧慮週密，就想出組織南疆視察團，敦聘堯氏擔任團長，以代省主席的身份，前往南疆七區各縣市去巡視。名堂既響亮，地位又清高。而堯氏一向好名，定會接受。鮑爾漢與念及此，就電邀堯氏由哈密省面商。

堯樂博士現籍雖係哈密，但其祖籍却是喀什。不僅自身出生於喀什，且父母都埋骨於喀什。其本人自三歲喪父七歲失母後，即離開故鄉，於今時逾半個世紀，未曾拜祭過父母墳墓一次。如能以代省主席的身份，有南疆之行，不僅可解思親之情，尤有錦衣歸鄉之感！因此一經鮑爾漢電邀，就欣然接納。旋即晉省就任，展開籌備視察團的工作，當然各廳處局，都早接省主席的命令，迅派人員，共襄盛舉。筆者時任民政廳第四科科長，再加過去在哈密服務有年，與堯氏的公誼私情關係都够。民政廳王會善廳長，爲了密切配合，就指派本人參與此一工作。當我接到派令後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自身負全省警政業務，得有機會能親身去到各縣察看一次警政

情形，當然是好事。憂的是眼看國共和談，莫有前途，就要破裂。共匪就會不顧一切，要在全國作亂。而省政當局，不思應變，反而好整以暇，組織南疆視察團，所爲何來？當時內心頓生疑念，結成疙瘩。但一時又無法解開，只得悶在心頭？持令向堯團長去報到。

劉澤榮慧眼識奸計

當我向堯氏報到以後，他是團長，我成團員。因在昔關係密切，現在自會成爲主要成員之一。觀察團的任務，雖係內政，但因新疆地處我國西北邊陲，面積又大。鄰境的國家，就有五六國之多。在喀什一地，就有英、俄、印（度）、巴（基斯坦），以及阿富汗等國領事館林立。堯團長爲了觀察工作順利，與夫國際禮貌關係。可能與各國領事們有所接觸。就指派本人前往迪化外交特派員公署，接頭派員參加視察團的工作，以備不時之需。而該署特派員劉澤榮氏，因業務上的關係，一向過從甚密，早成好友。當我過署會晤，把來意說明，請他派員參與視察團的工作時。劉氏先之皺眉，繼之搖頭。擺出拒人千里的姿態！我就暗思不妙，大感失望！不過他還未開口說話，總得聽他拒絕派人的理由後，才能據以回報。劉氏終於在沉思良久以後，才以最低沉的口吻，向我發問的說：

「老兄知道此時此地，本省要組織南疆視察團之事，是出諸何人的主意？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？當然是出諸鮑主席的主意！」

「那爲何他本人，不担任團長親自率團去視

察，豈不既省時又省事？何必遠到千里之外，去邀請哈密專員堯樂博士担任團長呢？」

在我直覺上，正想回以「因省主席政務紛繁，無法抽身……」。但話尚未出口，而劉氏緊着補充的說下去：

「根本不是那麼回事，而鮑爾漢組織南疆視察團，乃是奉命行事，而團長人選，也是別人指定安排好的。老兄是明白人，以下的話小弟不必明說了！」

劉氏此言一出，我的茅塞洞開，日前心頭所結成的疙瘩，隨之豁然解開。茲事體大，怎能被劉氏得知。乃接着追問了一句：

「這樣機密大事，老兄由何而能得知？」

「老毛子們，在勝利冲昏頭腦時，在得意忘形的喜情下，就口莫遮攔。只要有有心人稍加留意，就可見微知著。（劉氏主要工作對象就是俄國人）他們認爲美俄兩國，對中國的鬥爭，杜魯門不是史達林的對手，中共戰勝國民政府，僅是時間問題。但在史達林的想法，要在中共政權正式成立之前，要先將新疆擄走，起碼也得變成外蒙第二，不讓中共染指過問。但此時此地尚有一塊絆石存在。他就想假手鮑爾漢，將其撇離除去。這就是南疆視察團的來龍，與團長人選的去脈。」

老新疆都知道鮑爾漢是個老俄諜。劉氏所言奉命行事，當然是奉史達林的命。要其掃除的絆石，就是反共抗俄硬漢堯樂博士。一經劉特派員道明。我還向他請派什麼人員？當下決定，不僅自身要退出視察團，還得設法破壞視察團成行

，以便營救堯老的性命。於是我接下就說：

「既然是史達林佈下天羅地網，要殺害堯老。小弟既已得情，當然義不容辭，還得設法破壞視察團成行，才能營救國家干城。事不宜遲，小弟就此告退。」

「老兄忠心義膽，我很贊稱。但有一句話要提醒老兄，方才我倆所言，不能再進六耳。免得惹火上身，給自己遭到殺身之禍，切記切記。」

當我辱命回見堯老時，自得對劉特派員的談話保密，不能以實情相告。適當時正爲回教封齋日的前夕，我乃靈機一動，就說特派公署的職員，都是回教徒，他們爲了尊重宗教習慣，與回教大禮，都不願在封齋期間出差。劉特派員因此派不出人員，其他各機關也有同樣情形，請專員向鮑主席申請延後一月，俟開齋過後，所有回教人員過了新年，再率團出發爲宜。我爲加重此一請求，如在齋月出發我雖非回教徒，也要退出，免爲被視察的機關，煩增不便與麻煩。堯老雖土生土長新疆，但在省城仍感人生地不熟，我如退出，他就缺少一位得力跑腿的人。各方辦事，就有力不從心之感！同時堯氏也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，對封齋一事，向甚重視。視察團如在齋月出發，的確有許多不便，最後終於接受我的建議，允於延後一月再行辦理。在我想來，一月以後，國情省政定有變情，屆時可能去不成了。堯老的一條命，就可保住了！

情報人員尚在夢中

當我在迪化方將堯老送走後不久。由新聞中傳來現任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，以和談首席代表的身份，率團在北平，向毛魯屈膝作了二臣。此一事件之發生，固對全國大局不利；對新疆尤有不利影響。蓋因他的羽翼佈滿全疆，尤且均居高位。這些人一向以張的馬首是瞻。於今張既作了二臣，新疆前程，也只有降匪一途。筆者時任民廳第四科長，主管全省警政業務。對於防奸肅謀，防阻二臣之事的發生，都有責任。尤對手執全省兵符的警備總司令陶峙岳，更得多加注意與防範。爲了此事，乃就近走訪中統與軍統兩局駐迪化負責人去請教商討，尤以軍統局負有軍事情報專責，欲想掌握陶峙岳不跟張治中走，就得與該局負責人去作深談與請教。於是就親赴軍統局駐迪化情報站，晉見負責人饒鐵珊站長。因本人是主動去請教，當會面後，也就由我先發言：

「張治中以西北軍政長官身份，在北平向毛魯投降。本局今後在新工作方針，也須另訂了。」

「如何個另訂法呢？」

「過去本局以做俄國人的工作爲主，現在時勢有變，我們得先做中國人的工作，才最有效！」

「中國人那麼多，做那個的工作呢？」

「在新疆來說，第一個應先做陶峙岳的工作！」

「做陶的什麼工作呢？」

「叫他活與我們一起活，死一起死。能如此，本局當前工作，才算達成任務！」

「你說了半天，我還不明白你在說什麼？」不知饒站長真的不明白，還是裝糊塗。他既打破砂鍋問到底，我也就打開窗子說亮話。接下同說：

「陶峙岳將來一定要跟着張治中走！」

軍統局駐迪化情報站，過去所作的情報工作，除常案向軍統局電陳外，還將副本面呈陶峙岳過目。因而饒站長在耳聽面命，對陶俯首有了習慣。於今一聽我對陶有大不敬之言，當即面現不悅之色，竟厲聲回斥的說：

「你怎麼在我面前，來說陶先生的壞話，豈不有挑撥離間之嫌？」

饒站長不催未接受我的建議，反而對我生疑，我不能不作進一步的解釋。乃接下又說：

「我接觸陶峙岳的時間比站長早，認識的程度自也深。陶峙岳在西北服務軍旅十年，給胡宗南將軍，當了十年部屬，心甚不平，乃移怨最高領袖，心懷叛意。迨張治中出任西北軍政長官，即時擢升陶爲副長官，心懷感激。今後爲了圖報，定必以張的馬首是瞻。因此我今天前來和站長請教商討，如何設法不讓陶跟走，以求穩定新疆大局！」

筆者雖已說明陶跟張走的理由，但饒站長一時還聽不進耳。接下又加指斥的說：

「陶總司令是中央最信任的大員，現在正倚爲西北長城。以後不許你再提此一不利陶先生的論調，來侮辱長官。」

我的防阻二臣建議，竟被認爲是「侮辱長官」。話不投機半句多，在碰壁之後，只好告退。

堯樂當場斥責屈武

就在此時，追隨張治中担任和談顧問的迪化市長屈武，突由北平返回迪化，暗負張治中的使命。除了抓緊陶（峙岳）、鮑（爾漢）武文兩大員外，更進而要煽動其他軍政要員一齊跟着張治中走，以壯張的降匪聲勢。屈武返任以後，先之在新疆學院，以及維哈等文化會，發表講演爲匪大加宣傳外，繼之在迪化街頭，每逢夜晚就以小包車沿途散發利匪傳單。事經市警局偵得小包車的車牌號碼，赫然是鮑主席與屈市長座車牌號。而屈市長如此白天演講夜間散發傳單鬧了幾天，仍然風平浪靜，沒有人敢出面干涉。於是得寸進尺，竟擇日大下請帖，凡文在廳處長以上，武任將官者，都在羅列的名單上。名爲赴平返任的酬謝宴，而實際上則是爭取，至少也是測探那些人會跟着他們走。就在宴客的那日，也正是回教開齋節的前夕。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又被鮑爾漢電促晉省。鮑爾漢以電話告知屈武，要一酒待八客。順邀堯氏赴宴，藉測堯氏態度。堯氏甫行下車即赴屈公館參加宴會。當時席開四桌，所有駐迪文武大員均被請到。俟酒過三巡，看上五味後，屈某以主人的身份立起發言：

「本人此次跟張長官赴平，離職月餘。而迪化市平安過去，都是在座同仁，多所幫忙。今天特設宴致謝，請大家多吃幾杯水酒。此外願將本人在北平的見聞，向大家略作簡報，冀安大家心懷。據我親見毛主席的印象，態度和平，很能禮賢下士，甚獲國人尊敬，進北平的共軍，軍容壯

盛，紀律嚴明，甚獲居民好感……。」

當主人語之至此，在座的文武大員們，雖然都聽的有些刺耳。也僅是刺耳而已！均面面相睹，未敢也便發言。然而臨時被邀來的遠客，也就是哈密專員，眼看就要出任南疆視察團長堯樂博士，却忍無可忍的突然站起，出言打斷主人的話，接下去一面發言，一面用手指客廳牆上所懸的總統蔣公與監察院長于院長的玉照，向屈武指斥的說：

「我們國民黨的領袖，現在仍然健在，竟然有人為毛澤東說好話，為共產黨來宣傳。這些認為毛澤東賢，共產黨好的人，請他們前往北平去報到。我們新疆人不歡迎！」

堯樂博士發出心頭之語，也就是當這駐迪化文武官員之面，當場指責主人屈武言行不當。當然不能再留下應宴！只好告退。其他應宴的文武大員們，也乘機隨堯氏離席散宴。屈市長原想拉攏駐迪化的文武大員，尤其奉到鮑爾漢的指示，想測探一下堯樂博士當前的態度，所設下的宴席，就此不歡而散。

馬步芳接西北長官

此一過節，屈武當然要向鮑爾漢報告。鮑爾漢獲情後，深感堯氏反共抗俄，敢作敢為。若此人不除，他想和平降匪；或將新疆奉送史達林，都不可能。非利用這次南疆視察的機會，將堯氏除去不可。因此時間雖在開齋節前夕，仍然以電話催促堯氏指派專人去進行領取經費，及接發出發車輛等事。堯氏此時仍不知成立南疆視察的就

裏，他仍按部就班的，也以電話催促我去進行。我接到堯氏電催之後，去進行既不願意，推辭又無正當理由，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，走投無路，好在還有兩天回教新年兩天假期。乃以在新年假期，各機關均在放假，無法進行。俟新年假期過後，再來進行予以推過。

不知是事有湊巧，還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就在年假第二天中午，迪化廣播電台，在中午新聞時間內，播出中央發表馬步芳將軍繼任西北軍政長官的好消息。因堯氏與馬家，過從甚密，甚有淵源。我即景生情，頓生妙計。不僅可以借機阻止南疆視察團的出發；更可乘機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。當我與念及此，即時奔赴堯氏下榻之處。一見面就說：

「中央今日正式發表青海省主席，馬步芳將軍出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。專員可將南疆視察團之事，暫時擱置一下，向鮑主席請短假一週，先去蘭州給馬長官道賀為宜！」

「南疆視察團出發在邇，我給馬長官，由迪化打個賀電也就算了！」

「那怎麼能成呢？打電報來道賀，僅屬普通人的應酬，而您老與馬長官情誼深厚，必須親自道賀，才是真情！尤且還有一件大事，非專員親自前往，去當面辦理不成？」

「是一件什麼大事，非我前去辦理不成？」

「乘馬長官就任伊始，面請馬長官向中央建議，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！」

「怎樣個改組法呢？」

「由專員來個毛遂自荐，出任省主席，再由專

員推荐騎五軍馬呈祥軍長，升任警備總司令！」

「我們建議馬長官，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，也得具有正大理由才行呀！」

「當然有，專員只向馬長官說兩句話，就夠了！」

「那兩句話呢？有如此大的力量？」

「指出鮑爾漢是個老俄謀，陶峙岳要跟着張治中走。此兩人不除，新疆就難保，新疆不保，西北難安！」

此一人事安排，在地方上來說，因馬堯兩家素有淵源，一文一武自可收水乳相融之效。在中央來說，民國卅五年七月改組省政府時，就有意讓堯氏担任副主席高職。後因張治中媚史親俄而未果。於今時過三年，在馬長官領導西北大局情況下，讓堯氏主持新疆省政，自屬理想，也可獲准。筆者將此改組方案提供堯氏後，適有軍機由蘭來迪。而堯團長臨時向鮑主席請短假一事，也勉強照准。陶鮑二人為了堯氏赴蘭之行，好早去早回，遂准搭軍機飛蘭。

陶峙岳阻撓改組事

當堯氏抵蘭，面見馬長官時，除了表明前期道賀誠意後，也就打鐵趁熱，即時就將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方案，面呈馬長官過目。馬氏閱覽以後，深以為是，立即採納。並密電通知駐迪化騎五軍馬呈祥軍長，祕密進行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事宜。在警備總司令部方面，更換一位總司令就夠了，頂多再加上一個參謀長。但在省政府方面，就牽涉較廣，凡媚史親共者，如省主席鮑爾漢

，秘書長劉孟純，迪化市長屈武，都必須去職。再由何人來調補，除了省主席由堯樂博士出任外，其他人選都得大費周章。馬軍長獲電後，乃密邀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，市警察局長劉漢東局長，以及迪化回文會馬國義理事長等。展開省政府改組事宜。當時馬軍長尚不知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之事，由我建議發動。爲了保密未便約我，但仍爲我留有一席之地。他們計議中省府改組人事的安排是：省主席是堯樂博士，秘書長馬國義，原民政廳長王曾善，改任迪化市長，市警察局長劉漢東局長，升任民政廳。所遺市警察局長，由本人繼任。筆者聞得此情後，甚爲心喜。暗慶我向堯老建議發生效果。新疆此後前途仍大有可爲！

不知是天意如此，抑係人謀不臧。此事雖在秘密進行，但終因陶峙岳服新有年，耳目衆多，尤有內心不服此案的文武大員們，竟向陶某告密。當陶峙岳獲得此情後，乃星夜搭機趕飛蘭州。一見馬長官的面，就以威脅的口吻，即時質詢說：

「您長官就職，當以安定轄區爲職志；不宜製造戰亂爲能事。堯樂博士向爲史達林所深忌！若於此時此地易鮑成堯的話，那新疆大局，就會在一夜之間，搞得烽火連天。如因此促成新疆大亂，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。目前好壞我總還是您的副手。知情不能不說。更易新疆省主席的事。尚請長官三思而後再行！」

陶峙岳由迪化趕飛蘭州，阻止馬長官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之事。僅提出更易省主席之爲不

當。爲了避嫌根本未提警備總司令易人之事。在他想來，文職如不易動；武職也就隨之可安。以後事實果被他料中。

堯樂幸而脫離虎口

馬步芳將軍過去對新疆的事，向不聞問。於今甫行出任長官。對於內情多所不明。一見陶峙岳以副長官的身份，大力反對改組方案。也覺得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只好作罷。堯樂博士所攜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方案，就此均成畫餅；親身赴蘭之行，也成泡影。在灰心失意，大感失望之餘，只好不聲不響，悄返哈密，去當他的民選專員。既未向鮑爾漢去銷所請短假；也不便再晉省就任南疆視察團團長。

在鮑爾漢方面，也由陶峙岳處得知，堯樂博士此次赴蘭的主旨，是迫他下台讓位。尤以所具的理由，指明他是個老俄謀。自己與史達林的秘密關係，既被堯知。他就連想到。此次所施調虎離山之計，可能已洩。因此不便再促堯氏晉省，担任南疆視察團團長之職。但也未再派其他人員担任團長之職，繼續率團出發視察。由此證明：鮑爾漢倡組南疆視察團一事，確屬「奉命行事」，而團長人選也是史達林給安排好的。

那時堯樂博士雖尚不知此情，但他礙於情面，不便再行晉省已已。但南疆視察團之事。就此壽終正寢。堯老的性命就此得保。如果細算蘭州之行，尚有一點收穫的話，即在於此。

(未完待續)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著
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